

《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

熊发怒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以下简称《西游记杂剧》),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唯一整剧传世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在明代神魔小说百回本《西游记》(以下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孙楷第先生推断其作者为明初杨景贤(言),得到不少人赞同^①。笔者近来重读孙先生《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对“杨景言作《西游记杂剧》”的说法还有疑虑,故不揣浅薄,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向前辈和同行请教。

现存《西游记杂剧》是明万历甲寅(1614)刊刻的本子,六本二十四出,一九二八年发现于日本内阁文库秘藏的《传奇四十种》中,经东京斯文会排印,才流传入中土。此剧卷首有勾吴蕴空居士的《总论》,说《西游记杂剧》为元代吴昌龄撰。查元明有关典籍,有吴昌龄撰《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的记载。又由于《唐三藏西天取经》和《西游记杂剧》二剧全本长期失传,历代有关记载常把它们相混。因此,《西游记杂剧》作者是谁,实非一语所能断定。为了叙述的简便,兹将历代对于以《唐三藏西天取经》和《西游记》为剧名的戏曲的有关著录,排列成表,略示线索如下:

《唐三藏西天取经》和《西游记》(戏曲)著录线索(一)、(二)

著录时期、作者、书名	《唐三藏西天取经》	《西游记》(戏曲)
元·钟嗣成《录鬼簿》		
1. 明·万历间·无名氏辑《说集》抄本	《西天取经》(吴昌龄)	
2. 明·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附刻本	《西天取经》(吴昌龄)	
3. 清·曹棟亭藏本	《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龄)	
【4.天一阁藏明抄本】(三)	【《西天取经》(吴昌龄) 题目:“老回回东楼叫佛” 正名:“唐三藏西天取经”】	

明·洪武三十一年 朱权 《太和正音谱》	《西天取经》(吴昌龄)	
明·永乐二十年 无名氏 《录鬼簿续编》(四)		《西游记》 (杨景贤)
明·嘉靖三十八年 徐渭 《南词叙录》		《唐僧西游记》(本朝戏文)
明·嘉靖间 晁琛 《宝文堂书目》(乐府类)		《西游记》
【明·嘉靖末 李开先 《词谑》(传是楼抄本)(五)】		【△《玄奘取经》第四出 (杨景夏)】(六)
明·万历四十二年 勾吴蕴空居士刻本		《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 (六本二十四出)(吴昌龄)
明·万历四十四年 臧晋叔 《元曲选》 (录《太和正音谱》存目)		《西天取经》 (吴昌龄) (六本)
明·万历四十五年 赵琦美 《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 (待访古今杂剧存目)	《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龄)	
明·天启四年 止云居士《万壑清音》	△录存《西游记》“回回迎僧” 一出、“诸侯饯别”一出	△录存《西游记》“擒贼雪仇” 一出、“收服行者”一出
明·天启崇祯间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西游记》 (陈龙光)
明·崇祯癸酉 孟称舜 《柳枝集》		△录存《二郎收猪八戒》(一 本四出,即今存《西游记》 杂剧第四本)(吴昌龄)
清初 钱曾 《也是园书目》	《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 (四卷) (吴昌龄)	《西游记》(传奇) (四卷) (吴昌龄)
清初 李玉 《北词广正谱》	△录存《唐三藏》“双调”套 (即“回回迎僧套”)(无名氏)	
清·康熙四十五年 曹寅 《楝亭书目》		《西游记》(六卷) (吴昌龄)

清·雍正间 张照 《升平宝筏》	△录存“钱送”出(相当于“钱北”出)、“狮蛮”出(相当于“回回迎僧”出)	△录存“撒子”出、“胖姑”出
清·乾隆十一年 周祥瑞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	△录存《唐三藏》“双角”套(相当于“回回迎僧”套)(元·无名氏)	△录存《西天取经》“撒子”、“认子”、“钱行”、“胖姑”、“收孙”、“伏虎”、“海棠传耗”诸套
清·乾隆中 钱德苍 《缀白裘》	《唐三藏》(无名氏)	《俗西游记》(无名氏)
清·乾隆中 佚名 《传奇汇考》 (抄本)(即《曲海目》残稿)		《北西游》(元·无名氏) △《慈悲愿》(无名氏)(南曲)
清·乾隆五十七年 叶堂 《纳书楹曲谱》	△录存《唐三藏》(元曲)“回回”套(相当于“回回迎僧”套) △录存《莲花宝筏》“北钱”套, (相当于“诸侯钱别”套)	△录存《西游记》“撒子”、“认子”、“钱行”、“胖姑”、“定心”(相当于“收孙”)、“伏虎”、“揭钵”、“借扇”、“女还”、“女国”诸套
清·黄文暘原撰,董康辑 《曲海总目提要》		《西游记》(传奇)(陈龙光) 《西游记》(夏均正)(七)
清·道光间 姚燮 《今乐考证》	△《慈悲愿》(佚名)“北钱”套 (清朝院本)	《唐三藏西天取经》(六本二十四折)(吴昌龄) △《慈悲愿》(传奇)“撒子”、“认子”套

说明: (一) 根据著录内容, 能确定属于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 归入“《唐三藏西天取经》”一栏; 能确定属于《西游记杂剧》或不能确定的, 都归入“《西游记》(戏曲)”一栏。(二) 有△号者, 今存全剧或部分曲文。(三)、(四) 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录鬼簿》是明初贾仲明增补过的本子, 《录鬼簿续编》就附在增补本的后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被发现后才流传于世, 故表中用〔 〕示之。《录鬼簿续编》很可能出自贾仲明之手, 但在未有更确实的史料或旁证之前, 暂题为无名氏。(五) 现行书目没有见到这个传是楼抄本《词谿》, 今存各本《词谿》中都没有“《玄奘取经》”条。此处据孙楷第先生《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转录, 故表中以〔 〕示之。(六) 有人说“杨景夏”是“杨景言”之误(详见后文)。(七) 夏均正, 明初人, 《太和正音谱》录其名。

明初贾仲明增补的《录鬼簿》和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 至今没有发现有刻本刊行, 今天我们见到的唯一存世的明代蓝格抄本(四明范氏天一阁旧藏), 迟至一九三一年才被发

现。因此，在明初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人知道杨景贤写有名为《西游记》的杂剧。而事实上《唐三藏西天取经》和六本二十四出的《西游记杂剧》确实存在，或全本刊刻，或散录于曲谱选本之中，所以才出现了上列《著录线索》中两剧相混的情况。如万历四十二年刊刻的《西游记杂剧》，就作“吴昌龄撰”；一两年后（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臧晋叔编《元曲选》，在录《太和正音谱》“元剧存目”时，又于“吴昌龄《西天取经》”下加注“六本”二字，都是明显地将《西游记杂剧》视为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十年后（明天启四年）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音》，仍把这两部杂剧中的四折选录在一起，统统名之曰《西游记》。直到两百多年后的清代道光年间，姚燮著《今乐考证》，还是把六本二十四出的本子称为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并且说：“《西游记》之名，后人所易也。”①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发现之后，才有《唐三藏西天取经》与《西游记杂剧》是两个剧本的说法。贾仲明增补的《录鬼簿》著录了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题目正名：“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以此来证明现存《西游记杂剧》并非吴作，无疑是最简便的了。今存《西游记杂剧》没有“老回回东楼叫佛”的内容，自然就不是吴昌龄写的那本《唐三藏西天取经》。勾吴蕴空居士在《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总论》中说撰者为吴昌龄，不是分辨不清，就是有意伪托。孙楷第先生《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见《沧州集》），旁征博引，精密考辨，因而得出了《西游记杂剧》非吴昌龄撰的结论，并认为：《万壑清音》录存的“回回迎僧”、“诸侯饯别”两折才是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部分曲文。赵景深先生据孙先生的这一推论，从《万壑清音》、《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宫谱》、《纳书楹曲谱》、《昇平宝筏》等书中，辑录出“回回迎僧”、“诸侯饯别”两折，作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佚文，收入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一书中。然而，这并未完全解决《西游记杂剧》的作者问题，它虽与撰《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吴昌龄无关，自来的两剧混淆似已弄清，但作者为谁，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

既然已经证明《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另有两折曲文存世），而天一阁藏明抄本《录鬼簿续编》又著录杨景贤写有名为《西游记》的杂剧，那么，今存六本二十四出的《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就有可能为杨景贤（因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与杨景贤是相交五十年的老朋友，他关于老朋友的记述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还不是事实。因为：第一，今存《西游记杂剧》中并未题撰者为杨景贤，没有证据能确定这本《西游记杂剧》就是杨景贤的那本《西游记》。第二，唐僧取经故事从唐代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历史人物的神化，到宋元间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虚构人物猴行者的出现，已初步完成了从民间传说演进到书面文学的过程。唐僧取经故事不但有了流传极广的元代《西游记》平话，而且在此之前，宋元戏剧舞台上已出现了不少以唐僧取经故事及与之相关的传说为题材的剧作。仅根据现存的记载，宋金院本（见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宋元戏文（见明·徐渭《南词叙录》，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元及明初杂剧（见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及本文前列《著录线索》）中，就保存了此类题材的剧目三十余种，而直接以《西游记》为剧名的就有八种：《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吴

昌龄)、《唐僧西游记》(戏文)、《北西游》(北曲)、《西游记》(陈龙光)、《西游记》(传奇)(吴昌龄)、《俗西游记》、《西游记》(夏均正)。可惜这些《西游记》戏曲,大都早已失传,或残存片断,或作者失考,或混入其他剧本中,其具体内容无法了解。如果说杨景贤《西游记》有可能是今存那本《西游记杂剧》,那么,同样道理,其他如夏均正或无名氏的《西游记》也都可能是今存的那本《西游记杂剧》。《传奇汇考》(抄本)著录《北西游》,说因其“全本皆北曲,故谓之《北西游》”。杂剧相对于“南曲”而言,亦称为“北曲”,《北西游》的内容与今存《西游记》完全相同(仅微有小异)④,两本当同是一剧。著录者不知道《北西游》的作者,就老老实实地写上“元·无名氏”撰,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处理办法。第三,说杨景贤作《西游记》,除《录鬼簿续编》外,还没有见诸其他记载,只凭一条孤证就下论断,这似有“轻率”之嫌。

据说,断定《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杨景贤,并非只有《录鬼簿续编》这一孤证,还有一条证据,就是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旧藏的抄本《词谑》:

传是楼旧藏的一部抄本《词谑》,其第二篇引杨景贤的《玄奘取经》第四出,文与今本《西游记》第四出同。所称杨景夏当然就是《录鬼簿续编》的杨景贤。《太和正音谱》作杨景言,《词谑》景夏当是景言之误,《词谑》是李中麓作的,说见下,中麓《闲居集·诗禅后序》作杨景言,可证抄本《词谑》作景夏之误。”(孙楷第《沧州集》·《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李中麓就是李开先,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能诗文,更精于词曲,是“嘉靖八才子”之一,家中藏书丰富,所藏戏曲更多,有“词山曲海”之称。这样有资格的人来作证,说今名《西游记》中的《玄奘取经》出于杨景言,这的确是一条“钢鞭”!

根据上面引文,笔者查阅了一下《词谑》的有关情况。《闲居集》是李开先的诗文集,其中收录了不少他的其他著作的序文,但都不曾提到《词谑》。《闲居集序》写于嘉靖丙辰(1556),大约《词谑》的成书,应当在《闲居集》之后,即李开先的晚年了。现国内传世的《词谑》版本有三种:一是明嘉靖刻本,板式、行款、字体,与《闲居集》全同,只是板心略小(今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重印的《词谑》,即以嘉靖刻本为底本,并参照陆贻典抄本《一笑散》和中华书局排印本进行了校勘);二是清·康熙间陆贻典据也是园藏本传抄本,题名《一笑散》(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有影印本);三是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排印本,以共读楼藏本为底本,卢冀野校订。《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中提到的传是楼抄本《词谑》,今却未见。上述三种版本《词谑》中,都没有抄本《词谑》的那条“杨景夏作”“《玄奘取经》第四出”。(笔者后面引用的抄本《词谑》的资料,都根据《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特此预为说明。)将上述三种版本的《词谑》及抄本《词谑》略作对勘,就可发现:中华书局据以为底本的共读楼本和嘉靖刻本仅有个别字句稍异,条目全同,体例相同(都有“词谑”、“词套”、“词乐”、“词尾”四个部分,排列顺序亦同),可见两本是出自同一底本(谁先谁后,姑置不论)。陆贻典抄本《一笑散》,较嘉靖刻本除少部分字句有异外,“词谑”部分少了七条,多出一条,“词套”部分少了五条⑤;抄本《词谑》较嘉靖刻本,“词谑”部分少了七条,“词套”部分多出两条,“词尾”部分多出两条⑥。陆本《一笑散》和抄本《词谑》都无嘉靖刻本、共读楼本所有的“词乐”部分(只有“词谑”、“词套”、“词尾”三部分,顺序皆同),也当是出自同一底本。这两种不同的底本(有“词乐”的和没有“词乐”的),两个书名(《词谑》与

《一笑散》), 谁先谁后呢?《闲居集》中有一篇《一笑散序》, 说《一笑散》是作者自己写的六种院本。现存的这本《一笑散》, 可能是附在它后面的曲话之类, 钱曾《也是园书目》把它著录在《阳春白雪》和《词林摘艳》之间, 就是根据其内容来确定的。而《词谑》之名, 不见于《闲居集》。由此可知, 《一笑散》本早于嘉靖刻本: 抄本虽与《一笑散》本出于同一底本, 但它以后出的“词谑”为书名, 而且其中有后人增补的痕迹(详见后文论述), 也当晚于《一笑散》本。

李开先丰富的藏书, 绝大部分于清初时归徐乾学所有(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李开先”条、王士禛《带经堂全集》卷九十二《跋山谷精华录》)。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乐类”著录《词谑》一卷, 题“李开先作”, 但没有注明版本, 可能是指抄本, 更有可能是指李开先生前就已刊行而尽人皆知的嘉靖刻本。如果说这部抄本是《词谑》的初稿, 又出自李氏的藏书, 何以卷首竟没有李氏的印记或署名, 这实在是“殊不可解”(见《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还有一种可能: 李开先确实见到了一本名叫《西游记》的杂剧, 于是在《词谑》中录下了其中第四折《玄奘取经》, 但他显然不知作者是谁, 因此嘉靖刻本时又把它删去了。这有两条可作为旁证: 其一是同样与李开先为嘉靖间人的晁琛, 也见到(或知道)了这本《西游记》杂剧而不知其作者, 所以他在《宝文堂书目》中仅录存了《西游记》的剧名而不题撰人; 其二是距李开先写《词谑》五十多年后的勾吴蕴空居士也得到了这部《西游记杂剧》的“抄本”, 却题为吴昌龄撰。

说抄本《词谑》有后人增补的痕迹,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玄奘取经》第四出”下的“杨景夏”三字。《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说“杨景夏”系“杨景言”之误, 有李开先《闲居集·诗禅后序》可证。据《录鬼簿续编》载:“杨景贤名暹, 后改名讷, 号汝斋, 故元蒙古氏, 因从姐夫杨镇抚, 人以杨姓称之”。《太和正音谱》作“杨景言”。可知杨景贤曾多次改换名字(他是蒙古人, 原先也不姓杨), 而且“贤”与“言”音近, 说杨景贤就是杨景言, 事理可通。可是, “夏”与“言”字形、字音相去很远, 说二字相混, 实不可解。《诗禅》是李开先编的一本杂著, 他在《诗禅序》中说:“诗禅何所于始乎? 其当中古之时乎? 人心稍变, 直道难行, 有托兴、有侘诗、有讽谏、有寓言、有隐语、有廋词, 俗谓之谜, 而士夫谓之诗禅”。又说:“《诗禅》亦非予之独能, 总括古今, 续以拙作, 更以鄙意”。由此可知, “诗禅”就是“诗谜”, 《诗禅》中许多内容并不出自李开先之手, 所以他没有把《诗禅》收在自己的诗文集《闲居集》之中。《诗禅》的序言, 有《诗禅序》、《诗禅后序》、《再序》、《诗禅又序》四篇, 《诗禅后序》作于嘉靖乙卯(1555), 比《闲居集》成书还早一年。四篇序言中只有《诗禅后序》提到了杨景言:

是“诗禅”也, 顿悟于杨修, 而修非造端; 间发于伍举, 而举遂引蔓; 取容于东方朔, 而朔实滥觞。鲍照、张可久, 及我朝杨景言、陈大声, 皆千枝一本、千流一源也。(见《李开先集》, 路工辑校,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李开先在《再序》中又说:

除已见前序者不书, 如汉之蔡中郎, 继而简、孝二文帝, 宋之王荆公、苏东坡、黄山谷、秦淮海, 元之王日华、乔梦符、钟继先、徐景祥, 我朝丁仲名、江朝元、谷子敬、杨廉夫、唐以初、王惟善, 是皆诗禅之人也。(出处同上)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 李开先在《诗禅后序》中是把杨景言视为写谜语诗的

“诗禅之人”提及的，并没有说杨景言作《西游记》，更没有说其中有《玄奘取经》第四出，也未指出“杨景言”与“杨景夏”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拿《诗禅后序》来作为“杨景夏”是“杨景言”之误的证据；何况《诗禅》成书在前，《词谿》成书后，先写的文章能预见到后写的文章中的“笔误”，于理实在不通。而且，杨景夏实有其人：

明未有杨景夏，名弘，青浦人，著《认毡笠》、《后荆忠》传奇，见《南词新谱》卷首《作者名氏》篇、《参阅姓氏》篇及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序》、《宝敦楼传奇汇考标题》。其人于沈自晋为后辈，清初犹存，与李开先时代不相及。”（见《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沈自晋主持编定的《南词新谱》刊刻于顺治丁亥（1647），杨景夏是参与者之一，他别号脉望子，与沈自晋之子沈永隆相友善（见《南词新谱》）。《南词新谱》还选录了杨景夏的散曲五套①。

抄本《词谿》误“杨景言”为“杨景夏”，也真是“误”得太奇太巧了：明代嘉靖间书稿的笔误，居然“误”出了近百年之后“清初犹存”的戏曲家杨景夏！联系到前面已提及的抄本《词谿》的传藏经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抄本《词谿》被后人增补的痕迹，其中“《玄奘取经》第四出”下的“杨景夏作”四字，是清初人添加上去的。事实上，《词谿》的各种本子都没有杨景言作“玄奘取经”第四出（即《西游记杂剧》第四出）的证据，说《西游记杂剧》就是杨景言（言）的《西游记》的论断，仍然不能成立。

三

杨景贤（言）是元末明初活跃在钱塘一带颇有名气的戏曲家，《录鬼簿续编》说他“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入头地，锦花阵营，悠悠乐志”，永乐间“遇寇”，入值官中，属于周宪王（朱有燬）的剧作家群。周宪王《烟花梦引》记载：“尝闻蒋兰英者，京都乐籍伎女也，志行贞烈，捐躯于感激谈笑之顷。钱塘杨讷为作传奇而深许之”，足见杨景贤与演员艺人交往密切。《录鬼簿续编》著录其杂剧十八种，今仅存《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一种，此剧关目紧凑，曲文典丽，爽白流畅，表现出比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太和正音谱》以“雨中之花”赞其杂剧风格，并非过誉。若将《刘行首》与《西游记杂剧》对照，则两剧风格各异，显然非出自一人之手②。

六本二十四出的《西游记杂剧》，结构松散而不匀称。写猪八戒用了一本四出，写孙行者两出，写流沙河收沙和尚则一笔带过。第八出“华光署保”，玉帝差派的十大保官中，弟子（木叉行者）与师父（观音菩萨）并列，座骑（火龙太子）和天神混杂，不伦不类。有的保官（如九曜星辰、华光天王）徒具“保护唐三藏”虚名，在后面的演出中从未露面。那个“佛中上善，天下正神”的保官华光天王，还又说又唱、自吹自擂，几乎占了整整一出戏。“玉皇殿金砖是我藏，后土祠琼花是我尝，吵闹起天宫这一场。枪撞翻四揭帝，砖打倒八金刚，众神祇索纳降”（〔倘秀才〕）、“上天宫闹玉皇，下人间保帝王”（〔滚绣球〕），华光天王俨然成了大闹天宫的英雄，孙行者的偷蟠桃、窃仙酒、盗仙衣，也就相形见绌了。第七出“木叉售马”中交代得清清楚楚：“火龙三太子，为行雨差迟，法当斩罪”，是观音菩萨朝奏玉帝救了它，“着他化为白马一匹，随唐僧西天驮经”，连徒弟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取经成功，正果成佛的也只是“孙猪沙三弟子”，火龙太子并不予其列。可是，在第八出中，这个

唐僧的座骑“火龙太子”居然成了“第九个保官”，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连唐僧在取经途中，也左一个“龙君”，右一声“高徒俊杰”地称呼自己的座骑。全剧中这种粗朴疏漏、关目缺乏照应的情形，尚有多处，表露出拼凑拖长的痕迹。至于曲白，则粗俗与高雅并存，具有元杂剧“不工而工”、“雅俗兼收”的特征（见臧晋叔《元曲选序》）。作为“乐府出入头地”、“词曲如雨中之花”而又曾入值宫中的剧作家杨景贤，距元杂剧鼎盛时期一百多年，谨守明初杂剧创作规范^①，是不可能、也不会写出这样具有典型元杂剧风格的作品。

《西游记杂剧》第一本、第四本情节安排集中，曲白通畅，很可能出自“当行”文人之手；中阅三本，结构粗疏，语言朴质，有较浓的民间文学色彩。元代前期，一师三徒西行取经故事的戏曲，已经在舞台上流行，这有文物古迹为证：元代前期磁州窑烧制的瓷枕上就有“唐僧取经图”（瓷枕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朱一玄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卷首有黑白图片），上面画孙行者手执铁棒在前，猪八戒肩扛钉钯继后，唐僧骑白马，马后面是沙和尚举护法伞盖紧跟，近有古松，远绘群山。师徒四众一律脚穿乌靴，与山西赵城明应王殿中元泰定元年（1324）画的北杂剧演出壁画上演员所著乌靴一样^②。现存《西游记杂剧》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元代前期《西游记》杂剧的演出底本（至少其中有一部分是）。《西游记杂剧》第六出“胖姑演说”，由一个乡下姑娘“胖姑儿”，对欢送唐僧取经出发时的热闹场面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胖姑儿”唱的一套《双调·豆叶黄》曲子，与睢景臣散套《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笔意相似，插科打诨，调侃讽刺，饶有趣味。这出戏虽然与“西天取经”的主线关系不大，好象是“可有可无”的情节，但它却烘托了全剧气氛，加强了戏剧效果。这种表现手法在其他元代杂剧中也可见到。

当然，《西游记杂剧》也经过了元明文人的加工（其中有可能就有吴昌龄和杨景贤）。万历刻本《西游记杂剧》的“批评者”杨东来，与勾吴蕴空居士、弥伽弟子可能都是一个人的托名，但亦无可稽考。明及清初时的小说戏曲批评者往往随意改动原作，使之面目全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戏曲如《西厢》，皆可作为明证。杨东来“批评”此剧，是否即是他杂取元人所作捏合而成，亦未可知。勾吴蕴空居士的《总论》、弥伽弟子的《小引》倒是毫不隐讳：“尝见俗伶所演《西游记》，与此大不相同，殊鄙褻可笑”，“忽一日复得之于故家敝篋中，捧玩之下，喜可知也。然帙既散乱，字多漫灭，苦心雠校，积有岁时”。（见日本斯文会排印本《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此书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苦心雠校了一年多，其中润饰增补之处，定会不少。又《西游记杂剧》每本之前都有一首七言四句的“天子圣明”、“世道昌盛”的颂圣诗，剧尾又有“愿祝吾皇万万年”、“祝皇图永固”之类的唱词，这显然是皇家“内府承应本”的格式。流行于舞台上的民间戏曲，变成了皇家内府的“秘本”，这中间又多了一层润饰，其情形当可想而知。

今存《西游记杂剧》，是经过增饰的元代无名氏作品，这既符合《西游记杂剧》的实际情况，也并不妨碍杨景贤作为写过《西游记》的元末明初有成就的剧作家的地位，只不过他写的不必就是这个《西游记杂剧》罢了。澄清了《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的迷雾，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研究唐僧取经故事戏曲在小说《西游记》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 释：

①对杨景贤（言）作今存《西游记杂剧》的说法，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屈守元老师：“（西游记）《

剧杂》(六本),旧题吴昌龄作,《柳枝集》载其第四本《二郎神收猪八戒》,亦题吴昌龄,或以为杨景贤作”。(见其《中国文学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其他如严敦易、李时人等也有不同看法(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见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见《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②见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一·元杂剧”吴昌龄条,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第98页。

③《西游记》平话今佚,仅《永乐大典》中残存《梦斩泾河龙》片断,朝鲜·边暹编的学习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有部分内容介绍,详参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一文,见《文汇报》1961年7月8日。

④参见《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婴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⑤《一笑散》本较嘉靖刻本,“词谑”部分少的七条是:“《西厢记》谓之《春秋》”条、“掉侃——《醉太平》带《莲花落》”条、“冬夜,李脉泉方伯过访东野”条、“京都刘西坡好棋与词”条、“白敏中得官,小蛮讥笑之”条、“嘲妓者好睡《沉醉东风》”条,多出一条是:《咏梅》大石调一套(朱庭玉作)。“词套”部分少的五条是:“《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条、“般涉调短套内,有“东篱,二字”条、“《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第一出”条、“大石调,不知名,似不可遗者”条、“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第一套”条。

⑥据《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抄本《词谑》较嘉靖刻本:“词谑”部分少的七条是:“张打油语”条、“刺题诗邮亭壁”条、“咏疟疾”条、“咏薄酒”条、“嘲狂儒”条、“掉侃”条、“咏暑夜”条。“词套”部分多出的是:“《玄奘取经》第四出”条、“关汉卿《闺怨》”条、“王实甫《泛茶船》”条。“词尾”部分多出的二条是:“王翰林风月”条、“王伯成《般涉调》尾”条。

⑦《南词新谱》共选录杨景夏的散曲五套:《金钗十二行·华堂歌舞》一套、《香满绣窗·咏杨卯君墨绣》一套、《山下天桃·认毡笠》三套。

⑧此处和后文论及《西游记杂剧》时代,部分参考了李时人的看法,见《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出处见注释①)等文。

⑨明初周宪王(朱有燬)等人的杂剧,虽注重词曲流畅、音律和谐,便于演出,但在元人“本色当行”的作风中往往杂入典雅而扭捏的句子。

⑩严敦易《元剧斟疑》一书,即用此壁画作封面,图中舞台上横标作“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中华书局1960年版。

· 书讯 ·

《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出版

皮朝纲与李天道合著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一书已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范畴的内涵和历史演变,并论述了形成这些特征和范畴的文化、哲学等原因。全书除长篇导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五编,共21章,30万字,从审美心理结构、审美心理需要、审美创作心理过程、审美作品心理分析和审美鉴赏心理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畅其宏旨的描述和论证。作者发掘和引用了许多古代艺术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有关审美心理活动的论述,并有对文艺佳作的生动剖析,对骚人墨客创作逸事的形象特征,对诸子百家独特思想的有趣品评,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释家等各学派的思想观点,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绘画、书法、戏剧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作了全方位的剖析和评论。

《贵州日报》1990年1月14日载文评介和推荐此书。

(弋叶)